

若不是真正明白了某些暗藏於必然中的偶然，如此巨大的憤慨和溫柔也不會時時在心中交互激盪著。

一步一步跑過的踏實，堅定得像是要在宇宙廣袤裡留下自己永遠響亮的足音，晨風如昔在耳邊輕輕地提醒我別如此倔強，於是在好多次不甘願裡終於學會了溫柔。跑步後慢走，急促的喘息聲和步伐緩慢的不搭調漸漸平衡，我找尋自己的節奏，想著心中的那些明亮如大安森林公園的樹影斑斕，看著一同跑步的人們臉上豆大的汗珠反射著太陽的光采，聽著專屬夏日而我樂於被轟炸千萬遍的蟬鳴，我總是深刻記得生活中一些太過稀鬆平常的景色，偶有幾個片刻心裡會閃過如詩的句子，美得不能思議。越是長大就越懂得相信，即使之後遺忘了那些字句，感觸也依然保留曾經真切為世界存在過的模樣，而我已了然於胸。

這些日子裡，失去的聽力讓我始終保有一雙明亮的眼睛。

童年的風景 - 特別的色彩

依稀記得嬰孩時期，輪流將我抱在懷裡大人們概括一切溫和的眼波，那時候我的世界是有聲音的。孩時記憶也許是最不可靠的，但我願意一直相信那時候自己便已知曉，生命是一場蘊含愛的諦聽與注視。最愛父親把我抱起來用磁性的嗓音在我耳畔：「無影腳！」然後我的腳騰空快速交互蹬著，逗樂了親人。三歲時忽然一陣劇烈的暈眩和耳鳴，從此帶走了我聽覺上的撼動，昔日那些充滿笑意的臉龐都黯淡下來。連夜高燒不退讓聲音一點一滴地從耳朵溜走，在生命中永遠消逝，我卻虛弱地無力挽回。隱約記著母親在床邊因自責而緊鎖的眉，以及向來強悍如巨人的父親眼角的淚。去醫院做聽力檢查時頭上的沉重醫療設備彷彿一次次地宣判著我的失去。我看著世界依然在我眼前繽紛，卻少了好多美妙的聲音。從此我知道自己是最特別的人。

我是最特別的人。

戴上助聽器，世界的聲響重新流瀉進耳裡。母親辭去了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全心全意要為我拾回前些時日失去的聲音。還記得下午和母親一起等著護貝機護貝好她設計的語言學習卡，那塑膠的臭味瀰漫和著母女的書聲琅琅，反而成了最難忘的片段，因為曾經一起的努力讓我往後能和一般人對答如流；也忘不了童年幾隻帶著好奇抑或憐惜看著我的眼睛，曾經在那裡面看見脆弱得不堪一擊、負面的自暴自棄的自己，在某些理解與蛻變之後，看見成熟的自信燦爛、懂得感

謝失去的自己。我知道那些冷嘲熱諷、或是從未說出口的銳利傷人，那些在日記裡意外留下的淚痕和書寫後的自由，都帶來了更好的我、知道那種特別是極好的我。

青春的風景—夢想的藍圖

國三那年深刻感受到夢想的氣息。曾經有好多「如果」在我心裡無限蔓延，然而社會齒輪般規律而呆板輪轉的制度，尤其聽損是讓自己看到現實面以及人情冷暖的殘酷。所幸，我已明白我所想要的並且努力追尋—成為文學的傳播者。深愛文學給我的觸動，我知道這個夢想會是一條遙遠的路，但我不怕走不到。「還不甘心就是還沒有放棄！」這份從未動搖的信念，在背負龐大考試壓力的那年讓我即使疲憊不堪亦感喜悅。那些和父親及朋友們的約定，都是我向前的理由。

前年四月身障生免試入學放榜那天，正在上歷史課的我被導師叫去，看著她手上的榜單：北一女中。看著導師的眼淚，我腦中閃過好多人的面孔，滿溢的感謝我無從言語。我不求努力被看見，因為明白那向來不會被完整知曉，而這份肯定是得來不易的幸運，所以往後的幾個月，我依然為基測奮鬥著，希望自己能夠名符其實。然而考前兩天，感冒的徵兆若有似無的浮現，惶恐不安給了細菌肆意妄為的空間，於是考試那天本該信心滿滿，我卻撐著沉重的眼皮、不時暈眩的腦袋進考場，用僅剩的力氣克制大聲擤鼻涕的慾望。

後來看見電腦螢幕上如鮮血般刺眼的數字、知道成績後的淚水滴滴是沉重的警惕、濕了一大片的床單，那個眼皮一單一雙的暑假也許難受，還是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上天總在我得意之時，重重給我一巴掌，讓我不至於忘形、不忘記放榜那天自己深深的期許。正是因為太多虛榮會墮落，我懂得我穿上的制服是心虛，不是自信。於是高一的極力追趕常使自己陷入無止境的崩潰，直到高二才逐漸寬心找到自己步調，終於明白這樣的步調或許緩慢，仍然對得起自己曾經的一番期許。

在追尋期間，我遇見了許多燦亮的女孩。

和自己一樣穿著綠制服的她們，有的是比我多更多的溫暖。我總是詫異看著她們自我獨特的色彩，蒼穹般廣闊無邊的胸懷一同包容了我的自卑和種種不確定。我在她們眼裡看見自己的模樣、慢慢發現自己的美好。熱愛她們堅定的眼神，更熱愛那個熱愛她們明亮眼眸的自己。尤其高一舞社的熱血沸騰，讓我更貼近靈魂。隨著強烈節奏的音樂，一群人整齊劃一的動作乾淨俐落而帥氣，「以後一起

跳舞吧！」汗水淋漓的我們約定著，我彷彿已然預見未來充實的生活還有她們的影子。

因為她們，我慢慢找回真誠的笑容而不再只是敷衍偽裝。緊握的手時時告訴著我：「妳很美，我記得妳。」為對方記得她的美好、看著彼此留下感動的淚水是難能可貴的寶藏。在她們身上得到的不是成績實質上的自信，而是相信自己也能夠帶給其他人生活上的溫暖，我更堅定自己的想望。

正是因為世界太廣大、歷史悠久得太有滋味，存在於字裡行間的感動讓我更喜歡語言賜給各個角落的驚奇。文字牽制著情緒卻反而覺得得到了更多自由的心靈，更加地了解自己。或許英文聽力對我來說相當吃力，卻深愛那抑揚頓挫的語調，每當聽懂了一些，都讓我覺得距離世界又更近一些而深感幸福。余秋雨《文化苦旅》：「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圍著我們，才使人生保留進發的樂趣。」我不知道自己最後會身處何處，但我會一直記住自己十七歲的眼睛。

生命的風景—我正在為它留下一些什麼

有許多夢想在我心中活著，因為它們，我眼裡的光亮不曾消退。有時現實迎面而來的強度，反而使自己更有原因堅守心裡最美的那一塊。社會太迅速的更迭使記憶趕不上遺忘，感覺遺落了更多而失落甚深。失落讓自己害怕到不了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時間洪流滾滾而逝，一切都太快結束又太快另一個開始。我們永遠也不確定在這樣的交替之中，自己又變成了怎麼樣的人，某個誰是否還在自己身邊，那份初衷是否不小心被遺忘在哪裡了？的確只有現在才是最真實、最恆久的，過去和未來相對來說都太遙不可及。在每個當下選擇最真實而快樂的自己，為夢想盡力做自己所能做的。

喜歡色筆的塗抹，泛著光暈的色塊飽和得像是要填滿人生一切缺憾；喜歡黑筆的書寫，那沉穩色調的刻痕為我刻下了心情起伏後的平靜；也喜愛藉由閱讀來沉澱思緒，思考自我價值的感覺；喜愛走路和跑步，真切感受心臟的跳動，每一次都想著能夠認真呼吸真好。這些因喜歡而滿足的心情使夢想逐漸成形—把生活的面貌用繽紛的色彩圖畫、最簡單純粹的白紙黑字闡述，藉由創作或翻譯，留下一些字句，不一定要能流傳多久，只要能夠帶給一些人一瞬的感動便已足夠。

很多人成為我生命的風景，我亦存在於他們的風景當中。常常想的是：我還能為這世界留下一些什麼樣的景色？或許除了字句，還有耳朵的缺憾帶給我的精

神價值，我都想將它們傳播出去。

簡媜《水問》：「我要慶幸我仍擁有內生命運作的能力，我仍有未乾的淚、未謝的微笑……啊！一切都還是活的！我得繼續走啊！路不盡，人未老。」十七年來，若不是因為有了這些偶然的機遇，某些看似哲理的字詞也不會如此深刻懂得而美好。

這份失去給我的獲得，讓我真正相信，如果不會永遠都是如果。